

中國網民的「左」與「右」

• 馬得勇、張曙霞

摘要：新媒體時代的中國網民是公共輿論和民意的製造者和傳播者，但是針對這一群體的政治態度的研究在國內卻並不多見。本研究對政治上比較活躍的中國網民的「左」、「右」政治立場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網絡問卷調查的分析結果，中國網民在政治立場上總體偏右，左派立場的網民為少數。分析結果顯示，男性較女性而言，立場更為偏向激進右傾；年齡愈大，立場愈右傾；收入水平愈高，愈是右傾。黨員身份對左、右立場具有一定影響，但教育程度與左、右立場的分野並無明顯的相關性。分析也顯示，大學生反而是網民中政治立場最為「中庸」的群體。

關鍵詞：左派 右派 網民 公共輿論 新媒體

一 引言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左」和「右」一直是人們用來描述意識形態中截然對立的兩種政治價值體系，也被經常用來劃分政治現實中持相反政治立場的政治勢力和群體。有論者認為，意識形態是「一套有關甚麼樣的秩序才是社會的正確秩序以及如何才能達到這一秩序的信念體系」^①。自晚清以來，政治上左派與右派之間的對立和衝突一直影響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也影響着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以及後來的執政理念。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隨着改革開放

* 本研究為「南開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項目號：NKZX1211）的部分成果，但本文的研究發現及觀點僅代表筆者個人的觀點，不代表任何機構的立場。筆者感謝問卷網（www.wenjuan.com）為本文所依據的網絡調查提供了免費服務和技術支持，同時感謝唐永峰、吳亞博、李晨行、程成、劉憲閣、楊月輝、楊雪冬、「荒島老劉」、「政治學微博課堂」等眾多朋友的幫助以及新浪微博、騰訊微博、天涯論壇、凱迪社區等媒體廣大用戶的熱情參與。

的不斷深化和社會矛盾的日趨尖銳，左派和右派在執政理念、發展方向、政策基調的對立也日益顯露。

隨着微博等新媒體的興起，原先僅限於學術知識界精英之間的左右之爭迅速擴散到了全社會，成為影響中國公共輿論和政治發展的重要變量之一。新媒體時代的網民日益成為公共輿論的發起者、主導者和傳播者。了解網民的社會人口學背景並探索和分析其政治立場和態度，對於認識中國公共輿論的創造主體具有重要意義，對於分析中國政治發展的動力機制也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事實上，學術界對於知識精英間的左右之爭有不少研究，但對大眾層面的左右派別卻鮮有問津，特別是對中國網民政治立場的分析更是屈指可數。為此，本文擬對此展開探索性的研究，以填補空白。

二 當代中國的左右之爭：一個簡要回顧

要研究中國網民的左、右立場，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界定「左」和「右」，以及如何對網民進行左右劃分。儘管「左」、「右」的標籤經常被人們拿來貼給某個人或群體，但這個標籤是否適合他們卻很少有人深究。政治上的「左」與「右」在含義上並不確定，正如意大利哲學家博比奧 (Norberto Bobbio) 主張，「『左』與『右』不是指代不變意義的詞，它們在不同時代和情形中可以標示不同事物。」^②在西方國家，一般來講，左派同情社會底層，支持促進平等，強調福利國家建設；而右派強調自由，支持競爭，反對高福利，反對國家干預，強調建立「小政府」。簡言之，對自由和平等的偏重不同構成了左派和右派基本政治價值觀的差異。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中，「左傾」經常和激進、冒進聯繫在一起，而「右傾」則經常和投降、軟弱和妥協聯繫在一起。1949年後，「左」的正統地位得以確立並在文革時達到頂峰。改革開放以來，由於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在中國取得合法化的地位，19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了以自由主義為主流的「新啟蒙」思潮。1990年代中期以後，隨着西方自由主義著作的不斷引入，自由主義得到了更多知識份子的支持，但與此同時對它的質疑一直都存在，批評者主要以「新左派」知識份子為主。隨着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到來，中國的經濟社會形勢加速演變，新左派悄然崛起，並在1990年代中後期與自由主義學者展開了一場論戰。隨着加入論戰的人愈來愈多，時至今日，中國知識界的左右之爭也並未出現緩和的趨勢，更談不上得已平息。隨着互聯網的普及和新媒體的興起，愈來愈多的普通民眾也加入雙方陣營，使得左右對立呈現出愈演愈烈的態勢。雙方陣營已經不再像之前的文化精英那樣進行理性辯論和對話，而是將理念、立場之爭擴展為人身攻擊，指責、謾罵甚至肢體衝突屢見不鮮^③。

隨着社會開放程度的不斷提升，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早已不再是某種思想一統江湖的局面，意識形態光譜也很難用「新左派」與「新右派」這樣的簡單兩分法來概括，各種思想和理論都有自己的市場。馬立誠曾總結出了八種當前中國的意識形態思潮，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亦即官方正統）、「老左

派」、「新左派」、「民主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新儒家」^④。高超群繪製了另外一幅當代中國的四流派政治思想版圖：「溫和國家主義派」、「自由市場派」、「政治民主派」和「社會革命派」^⑤。無論作怎樣的分類，這些思潮在中國均有數量不等的追隨者。

意識形態的分裂不僅僅體現在觀點和立場的分野，似乎也體現在不同社會群體或階級對於不同意識形態流派的偏好。有論者認為普通民眾的意識形態主流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知識界的意識形態核心在於自由與民主，而體制內人員依從於官方意識形態，但目前官方已進入「後意識形態」時期，或者說以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為特徵的無意識形態階段^⑥。

由於當前各種社會思潮五花八門，官方、知識精英和大眾以及這些群體內部存在各種思想立場和分歧，似乎簡單的左右派別劃分有多大意義也值得思量。儘管如此，當人們談到意識形態立場時，用得最多的描述詞彙仍然是「左」與「右」；對於影響當今中國公共輿論和政治發展方向的思想流派，人們也常稱作「左派」或「右派」。其實，在西方國家也是如此，單一的左右區分簡化了複雜的政治信息，為普通選民識別候選人的政治主張提供了簡單的判斷標準^⑦。對於政治意識形態日益分化的中國而言，我們假定，「左」、「右」標籤對於普通民眾識別政治信息依然具有重大影響，同時也是人們判斷、理解、評價政治社會問題的出發點。因此，從左右分野這一角度來研究中國當今的意識形態現狀仍不失為一種可行的分析視角。

為了能夠展開大眾層面的政治立場的分析，有必要對目前知識界的左右之爭做一下簡單的梳理，因為網民政治立場的噴發性表達多與知識界激烈的左右之爭有關聯，甚至在很多情況下可以說是由知識界左右之爭所促發的。為探究知識精英的左右之爭，本文圍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左派和右派知識精英是誰以及他們代表誰；二是知識界左派和右派的立場和理念之爭。

對於知識界的左派和右派代表人物，輿論界和學術界大體上有所認知，但對於左派和右派代表誰的利益和訴求，則存在着較大的爭議。在左派看來，中國的右派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國內資本家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代言人，是「賣國賊」。但在右派看來，中國的左派是當權者的追隨者，無視生活艱難、受強權壓迫的社會底層，他們關心的只不過是自己的利益，愛國和民族大義不過是幌子，因此被譏為「愛國賊」。大體來說，在誰代表誰的問題上，難以得出客觀結論，但雙方都會贊成，在與政府的親疏關係上，左派顯然處在更親近的站位。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左派在不同問題上與官方立場完全一致，一些左派和右派代表人物的活動均會受到來自政府的壓力和限制。但至少相對於右派來講，中國左派傾向於視政府（或國家）為各類問題的最可靠解決者，而右派則傾向於視政府為問題的製造者。就那些在新舊媒體上知名的學者而言，右派（或自由派）有秦暉、張鳴、朱學勤、茅于軾、賀衛方、劉軍寧、徐友漁、張維迎、汪丁丁、周其仁等；左派有汪暉、王紹光、崔之元、甘陽、劉小楓、韓毓海、曠新年、強世功、孔慶東、韓德強等；當然也有面目不大清楚的，例如郎咸平。除了學術界的代表人物，一些社會名人也常被貼上「左」或「右」的標籤，比如「右派」的韓寒、任志強、李承鵬；「左派」的胡錫進、司馬南等。

對於知識精英中左派和右派爭論的核心問題和理論背景，國內學界已有不少文章對之進行了梳理^⑧。網絡上廣為流傳的〈中國的左派與右派〉也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概括^⑨。由於知識界思想和學術爭論並非本文分析的重點，故不在此展開討論。但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仍有必要對爭論的焦點做一概括性介紹（見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在個人自由—國家權力、市場主導—政府主導、全球主義—國家主義、對國情的判斷、對舊體制遺產的態度以及如何看待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腐敗和社會不公等方面，左派和右派均持明顯的對立態度。

表1 知識精英的左派和右派立場

維度	左派立場	右派立場
個人自由— 國家權力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 落實公民對政治的普遍參與 強化「國家能力」優先於「限制政府權力」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個人權利優先於國家權力 對個人自由最大的威脅往來自政府 權力之間需要制衡
市場主導— 政府主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市場必定引發社會不公，自身也常常失靈 市場必須受國家的規範和社會力量的調控 市場機制嵌入在國家之中，市場運作與國家緊密相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自由市場經濟有其自身發展演化的邏輯 市場不能解決的問題政府更難解決 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應該是最小限度的
全球主義— 國家主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反對全球化 中國被納入不公正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應抵制外來資本主義，警惕跨國公司入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贊同全球化 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不是外來資本主義，而是內在的陳舊體制與意識形態 必須繼續深化對外開放
對國情的 判斷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國的問題已經轉換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危害 中國的出路在於對抗世界經濟的現存格局，走一條任何現存文明形態都沒有走過的創新之路 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特殊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國的問題主要還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的問題 推進法治、憲政和民主，以此來制衡權力，規範市場經濟 中國並不特殊，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在中國同樣適用
對傳統體制 遺產的態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肯定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 肯定毛澤東和毛體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否定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 否定毛澤東和毛體制
如何看待改革 中出現的 腐敗、貧富 不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在原因上，認定市場化改革導致資本自由化、特權加劇、貧富不均 在解決出路上，強調維持財產公有，強化國家權力，推進財富再分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在原因上，認定市場化改革不徹底（或掌權者牟取利益）導致貧富不均 在解決出路上，堅持市場化改革，推進民營化，主張限制政府權力

資料來源：本表參考了朱學勤、徐友漁、王紹光、崔之元、秦暉、蕭功秦、劉軍寧等學者的觀點，由於相關著作眾多，恕不一一列舉出處。本表的製作也參考了方可成、龔方舟：〈中國的左派與右派〉，政見網，「讀圖識政治」，<http://cnpolitics.org/2012/02/left-right/>。

此外，左右派別以及派別內部對傳統文化、民主制度、文革評價以及諸如醫療、教育、就業、外交等當前的政策領域也存在諸多分歧。比如，老左派擁護和支持現行體制，他們往往屬於或支持既得利益集團，支持馬列毛主義，對否定文革持曖昧立場，對否定改革也態度不明朗；新左派（特別是「毛左派」）否定現狀，但大多肯定毛澤東和文革，將毛視為民族主義者，將文革理解為平民階層和精英階層的鬥爭。在對待西方的問題上，右派內部的觀點也有所不同，一部分信賴西方並主張全盤西化，另一部分主張吸收西方的民主憲政體制，但也強調與中國傳統相結合。儘管知識界左派和右派內部的觀點和立場並非完全一致，但是總體來講，兩派內部的分歧相較於兩派之間的分歧而言並不算大。在左右爭論中，兩派內部也更容易求同存異，槍口對外，攻擊對方，捍衛己方。這種傾向在對當前中國一些社會熱點問題的分析評論中不難發現。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左、右派和其他國家的左、右派存在很大差異。西方左派通常與「進步」、「制度變革」、「平等」、「團結」、「抗議」、「反對派」、「激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相聯繫，而右派通常與「保守」、「體制維持」、「秩序」、「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相聯繫^⑩。相反，中國左派通常重視國內政治穩定、國家主權安危以及民族的尊嚴，右派則側重於人權、民生、平等、自由等。中國左派大都是現行政治制度的捍衛者，在政治上，他們主張在黨的領導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持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學說，否認自由、民主、人權；在經濟上，他們否定市場經濟，強調政府主導。中國右派則是民主制度的信仰者，他們反對國內的一切不平等現象（尤其是特權），主張民主、法治、憲政是當今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出路，主張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向西方學習。

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的右派知識精英更多地與社會底層民眾保持着聯繫，一些右派活躍人物還投身於底層的維權、環保等社會運動之中，而中國的左派精英卻很少與社會底層維權和抗爭運動走到一起。在對社會現狀的批評上，中國的右派其實更像西方的左派；而在維護現有政治體制和既定社會秩序的態度和上，中國的左派卻更像西方的右派。此外，中國知識界的左、右派與黨派關係不大，兩派知名人物既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部，也存在於其外部，而歐美國家的左、右派知識精英通常也有清晰的政黨認同。由於中國的左、右派與西方的左、右派的政治主張既有重合又有差異，因此一些在國內被視為右派或左派的代表人物（例如秦暉和汪暉）也經常表示很難認同外界將自己劃為「右派」或者「左派」^⑪。

三 識別大眾中的「左」與「右」

本文關注的問題在於，知識精英左、右派與大眾左、右派在很多具體的主張和態度上可能存在聯繫，但也未必完全一致，因此我們不能通過精英的觀點來演繹出大眾的立場^⑫。但直到目前，對於中國民眾左派和右派的研究

並不多見。我們並不了解大眾層面的左派和右派由哪些人構成，他們的思想觀點呈現甚麼樣的特徵，他們對當前社會政治問題持有何種態度，左派和右派之間存在哪些對立和共識。相較於知識精英的思想和學術論戰，普通民眾的觀點和立場可能會更加偏激、更不系統、更簡單化、標籤化甚至自相矛盾。因此，從方法論角度看，對精英層面的左右派別研究，其研究對象（觀點、思想以及代表人物）是基本明確的；而大眾層面的左右派別研究，其研究對象（人口構成和觀點）都不是預先給定的，需要先「發現」左、右派，然後才能對其作進一步分析和研究。

（一）測量指標

概念的界定和操作性是實證研究的重要一環。美國學術界針對大眾意識形態的實證研究，在區分左派和右派時一般使用兩種測量方法：一種是根據受訪者的自我定位（self-placement），即讓受訪者回答自己屬於左派（自由派）還是右派（保守派）；另外一種是以一系列社會話題（issue-based）作為測量指標，根據受訪者選擇的答案來衡量其意識形態立場^⑬。前者測量的是「象徵性」（symbolic）層面的政治意識形態，而後者測量的是「操作性」（operational）層面的政治意識形態。兩種測量方法所得到的結果並不完全一致。相比較而言，多數實證的意識形態研究以社會話題為測量指標。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特別是1970年代至今，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外學術界對大眾意識形態的測量與研究已經相當成熟^⑭，然而，有關中國大眾意識形態的研究並不多見。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學者從未接觸過這一課題。早在1996年，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史天健就已發表論文，對鄧小平時代（主要是1990年代初）中國人的意識形態立場進行了研究。該文從對改革的態度、對現狀的不滿、對民主的態度三個維度對當時中國人的意識形態立場進行了分析^⑮。不過，該研究的左、右派測量指標並不理想，有的指標存在嚴重的測量妥當性（validity）問題。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張明澍發布了研究成果，他對中國左、右派受訪者的劃分標準（即測量指標）是：認為「美國比中國好」還是「中國比美國好」——贊同前者為右派，贊同後者為左派，認為「中美兩國不能簡單做比較」的受訪者被歸為中間派^⑯。我們認為這一指標既不符合中國的實際，在概念的操作性上也不夠嚴謹。

在中國，網民的出現較晚，基本上可以看作二十一世紀以後的事情。有關網民的研究近年才開始起步，而與網民意識形態相關的研究則屈指可數。2007年，「北大未名BBS」曾經貼出網友集體討論創作的「中國政治坐標系」測試，該測試以政治觀念、經濟觀念和社會文化觀念三個維度來劃分網民的政治意識形態^⑰，在國內產生過不小影響。該坐標具有娛樂性，但測試指標眾多且沒有提供足夠的說明以解釋為甚麼要選用這些指標。該測試僅在大學生和知識階層等少數群體間流傳，普通網民則很少參與。不僅如此，對測試的結果也未有進一步的研究，有關參與測試者的人口學背景也無從知曉。

2009年，樂媛、楊伯淑在對中國網絡BBS論壇中網民政治意識分化的研究中，根據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大眾媒體、歷史重新評價和自然生態環境等十四個議題，以及根據網民對待中國（政府/民族）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態度，區分出包括「激進左」、「溫和左」、「中間」、「溫和右」和「激進右」在內的五種政治傾向。該研究還表明，左派和右派在中國現實和網絡中都是存在的，並且在關注議題上存在明顯的態度分化^⑩。應該說這是國內較早就網民政治立場進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開拓性價值。但遺憾的是，該研究只是對網民發布的帖子或者留言做了文本分析，沒有對網民自身的人口學特徵及其與政治態度的關係加以探究。通過這種文本分析方法，讀者只能夠非常有限地了解那些熱衷於留言和發帖的「狂熱份子」的思想和言論，卻無法了解未在論壇上留言的大多數網民的政治傾向。

為了能區分出普通網民中的左派和右派，我們首先需要設定一個標準，然後按照這個標準對網民加以劃分，進而對其社會人口學特徵、思想特徵做進一步分析。如前所述，根據觀念之激進與保守並不能劃分中國網民的「左」與「右」，因為在中國左派和右派都可能是激進的，特別是在大眾層面，左右兩派的觀點可能更加偏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左派和右派人物，從政府角度看，他們的主張和行動都是激進的。那麼能否根據「左派追求平等/右派追求自由」來劃分左派和右派呢？對此，我們認為，在當今的中國，精英層面的左派支持平等和自由的證據並不多見，而一些右派除了支持自由外也明顯地支持平等；在大眾層面，也沒有明顯的跡象顯示左、右派的對立和分野的基本焦點在「平等/自由」這一立場之上。因此，究竟傾向平等還是認同自由，也不是劃分中國左派與右派的理想操作性指標。

為了能夠較為客觀地劃分網民的左右派別，我們設定了如下四個原則：

(1) 針鋒相對原則。左派和右派在某些基本問題上是針鋒相對的，即在這些問題上，凡是左派贊成的，右派必然反對；反之亦然。比如：個人自由抑或國家權力；市場主導還是政府主導。由此可以推論出：如果在某個問題上左右派別的看法一致（比如同意或反對的比率都接近80%），那麼這個問題就不適合作為劃分左右的標準。

(2) 一致同意原則（或最小重疊共識原則）。無論左派還是右派以及左派內部還是右派內部，都同意在某個問題上左、右立場截然不同。如果左派指責右派持有某種態度或者右派指責左派宣揚何種立場，但是對方並不承認，那麼這種劃分標準就不適合。也就是說，我們的操作性指標與左右兩派經常相互給對方「扣帽子」的做法並不相同。比如，左派認為右派是「賣國賊」，是未來美國侵略中國的「帶路黨」，但右派對此未必承認；同理，右派譏諷左派是「愛國賊」，是政府僱來引導輿論的「五毛黨」，對此，左派也未必認可。

(3) 簡單性原則。左右劃分的標準（或維度）和指標愈複雜，劃分的結果可能愈不客觀，爭議也就愈多。在此之前，我們曾經嘗試從市場—國家、個人自由—國家權力、全球主義—國家主義、肯定/否定毛澤東、肯定/否定傳統文化等維度對中國知識界的左、右派進行了劃分，但後來發現這種劃分其實問題較多，主要原因就在於劃分標準內涵過於豐富，而中國左派和右派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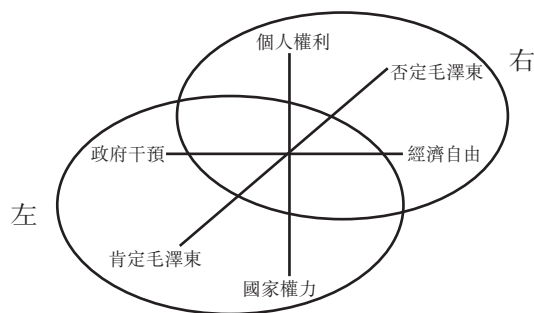
部在這些議題上的主張和觀點也並不一致，而且精英與大眾之間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和立場也未必一致。因此，我們決定減少左右劃分的維度，以最基本、最簡單的維度作為操作性指標。但劃分維度過於單一或數量過少則可能導致誤差過大，例如前述張明澍使用的單一性指標。

(4) 高度相關性原則。我們認為，儘管普通民眾在很多問題上的態度未必一致，但在一些最為基本的問題上理應保持一致。如果在最基本的問題上取態不一致，那麼他們將陷入非理性的思維和邏輯混亂狀態，這種狀態並不是正常的狀態。因此，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對我們所選擇的操作性指標的態度偏好，應該具有高度相關性。

根據上述原則，結合左、右派知識精英的觀點和當前中國的政治現實，同時參考了學界同行在左右劃分上的意見^⑨，我們認為以下三個維度是劃分中國左、右派時最為基本的維度，即：一、政治上的「個人權利 vs. 國家權力」；二、經濟上的「市場主導 vs. 政府主導」（或者說「經濟自由 vs. 政府干預」），三、作為對黨一國體制遺產態度的「肯定毛澤東 vs. 否定毛澤東」。

由於建國後前三十年的毛澤東體制給當今中國的各個方面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功過也成為當今中國左派和右派分野的主要焦點，尤其是在網民之中，因此第三個維度不可或缺。這也是中國左右分野的特殊之處。此外，儘管新左派與舊（老）左派在思想淵源和政治立場上有一些差別，但新左派的思想主要限於知識精英範圍，在一般的民眾中間並不普及，因此在本研究中對新舊左派的思想差異不做區分。上述三個維度所組成的立體圖形構成了劃分當今中國網民左右派別的基本標準（見圖 1）。

圖 1 左右派別的劃分維度示意圖



基於上述三個維度，我們設計了四組話題、五個問題用來作為劃分左右派別的指標（見表 2）。如前文所述，這種以「話題」為基礎的測量方法是國際學術界研究大眾意識形態時最為常用的。在第一組中，「人權高於主權」是對個人權利優先於國家權力的一個通俗的表述，這是中國右派主張中的基礎性信念，承認「普世價值」的存在則是這一主張的合理推論，而這兩個代表性的觀點則是中國左派堅決反對的。在經濟領域，中國左派一直強調政府在解決經濟問題中的優先性和主導性，並認為當前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不是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而是過少；右派的主張則恰恰相反。第二、三兩組經濟指標就是對這一立場差異的情景化表述。對於毛澤東的評價是當前左派和右派的主要分歧點，因此我們設計了一個問題用於測量大眾的看法。

表2 左右劃分的維度及指標

測量維度 (話題)	指標 (問題)	立場 (同意)	
		左	右
一、個人權利 vs. 國家權力	(1) 人權高於主權？		✓
	(2) 世界上並不存在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的「普世價值」？	✓	
二、產權國有 vs. 產權私有	(3) 土地產權應該歸個人而不是國家？		✓
三、政府干預 vs. 經濟自由	(4) 關係到國家安全和其他重要國計民生的領域，必須全部由國有企業掌控？	✓	
四、肯定毛澤東 vs. 否定毛澤東	(5) 毛澤東犯的錯誤相對於他的功績來說是微不足道的？	✓	

當然，我們並不認為本研究設計的指標體系是完美的。同時，為了彌補「話題」測量法可能存在的偏誤，我們還設計了一項網民自我評價其左、右立場的指標作為補充，但本文不打算以後一種測量指標作為分析的基礎，只不過是用來比較兩種測量方法的差異性和科學性。

(二) 資料收集方法

2012年6至8月份，我們首次展開調查並獲得2,200多份網絡問卷。由於問卷設計和抽樣等方面存在較多問題，調查結束後我們對問卷進行了較大修改，並於2013年7月重新展開調查，調查歷時近一個月。由於技術手段和經費的限制，對所有中國網民進行嚴格的代表性抽樣調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的調查主要是在「新浪微博」、「天涯論壇」、「騰訊微博」、「凱迪社區」以及「人人網」、「強國論壇」等國內知名網站上發布答題鏈接，然後由網民自主選擇答題與否。為了吸引網民答題，我們承諾為網民提供初步的問卷統計結果。為了避免重複答題的情況出現，我們設置了每台電腦只能答題一次的限制。最終，2013年的調查獲得了2,600多份問卷，剔除答題時間在8分鐘以下的問卷後剩餘2,592份有效問卷。本文所用數據全部來自2013年的調查數據庫。

雖然我們無從知道、也無法確保答題者是否如實地回答問題，但我們認為，在不存在外在強迫和壓力的情況下，網民如果願意花20至30分鐘來回答問卷，試圖欺騙調查者的意願和動機可能性較小。

(三) 抽樣偏差問題

那麼甚麼樣的人會參與我們的調查呢？首先，我們認為參與者並不代表所有網民，而更多地代表了關心公共事務和輿論的所謂「積極網民」(active netizens)。我們的樣本不可能代表全體中國網民的態度和觀點，但較有可能代表積極網民群體。那些上網僅僅是為了購物、聊天、交友或者整理個人博客等活動的網民，顯然很少會參與此次調查。我們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參與者

中「經常或有時候和朋友討論社會時事問題」的比例高達 87.0%，「幾乎每天都上網」的答題者高達 97.5%，上網的目的為「瀏覽各類新聞」的比例高達 93.2%（多選題）。

如果樣本不能代表全體中國網民，那麼這樣的調查意義何在？我們認為，每個網民（或者每個公民/選民）在公共輿論和政治參與等方面發揮的影響是不同的。在政治參與和公共輿論的製造方面，並不存在「一人一票」的現象，有些網民的作用和影響力會大於另外一些網民，這並不奇怪。而且，甚麼是民意？從來不表達政治意見的網民（即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和經常表達意見的網民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和做法並不相同，這幾乎可以說是事實。但是，如果說只有表達出來的民意才是事實上存在的民意，那麼對這個承擔着實際的表達民意的群體進行研究就並非沒有意義。正如謝淑麗 (Susan L. Shirk) 所言，由於威權國家不存在真正的選舉，並且科學、客觀的民意調查非常稀缺，網絡民意就成為政府和政客了解真實民意的一個窗口。當然，他們了解網絡民意的目的不是為了在選舉中獲勝，而是想知道哪些人會因為哪些事強烈批評政府並可能因此而走上街頭抗議，以便及時做出回應和對應（亦即所謂的「維穩」）^②。從學術角度而言，對網民的調查與研究對理解網絡輿論的形成機制、網絡民意的製造者、傳播者的人口學特徵以及他們的政治態度和行為方面的規律等具有重要作用。

實際上，針對網民這一群體，目前並沒有一個總體作為概率抽樣的參考依據，因此對全體中國網民進行嚴格的代表性抽樣極其困難。那麼我們的抽樣方法的偏差是否會影響到對網民左、右立場的分析呢？對此，我們認為抽樣的影響因素有以下四個：

(1) 發布問卷調查的網站。不同的網站有不同的讀者群和用戶群，比如凱迪社區就被認為是偏右的網站而強國論壇則是偏左的網站^③。根據我們的統計，受訪者主要來自新浪微博 (72.9%)，目前尚無證據顯示新浪微博存在明顯政治立場傾向，也沒有證據顯示新浪微博刻意地屏蔽了具有左派或右派立場傾向的網民帳號或發言。我們看到左派和右派著名代表人物都可以在新浪微博上發帖和發言，即或是經常被禁言的帳號中左派和右派人物均有。其他答題網站主要為天涯論壇 (6.3%)、凱迪社區 (3.4%)、騰訊微博 (1.5%)，至於人人網、強國論壇等的答題比例均小於 1.0%。此外，「調查者發送」和「他人轉發」的比例分別為 3.5% 和 5.5%。因此，我們認為就目前研究條件而言，我們的受訪者的左右分布不具有偏向性。

(2) 被調查者的範圍。微博上向答題者發布的鏈接有特定範圍，能否覆蓋各種不同立場的網民？就答題者範圍而言，我們向微博用戶發布答題鏈接的帳號中盡可能地照顧到了不同立場的人，而不是像一般微博用戶那樣根據個人自身的偏好而關注某些帳號。在我們向外發布答題廣告的幾個帳號裏的受關注好友，要麼不預設立場，要麼盡可能涵蓋左、右立場的網民（主要是左派和右派代表人物），以減少抽樣的偏差。

(3) 被調查者的答題偏好。是否更左或更右的網民更傾向於不答題呢？目前尚無證據證明這一點。因此我們假設：持左傾或右傾立場的網民在參與本調查的意願上不存在差異。

(4) 被調查者故意隱藏自己的政治態度和立場。首先，如果被調查者想故意隱藏其態度和立場，那麼他可以選擇放棄答題；其次，沒有證據顯示左派或右派更傾向於隱藏自己的觀點。在論壇和微博上，我們可以看到左派和右派的網民都很積極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因此我們假定左派和右派網民在此問題上也不存在差異。

四 調查的分析結果

我們的分析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對左、右派測量指標和網民的基本概況進行描述性分析；第二部分將就網民的人口學特徵及其與政治立場之間的關係加以分析。

(一) 網民的左、右派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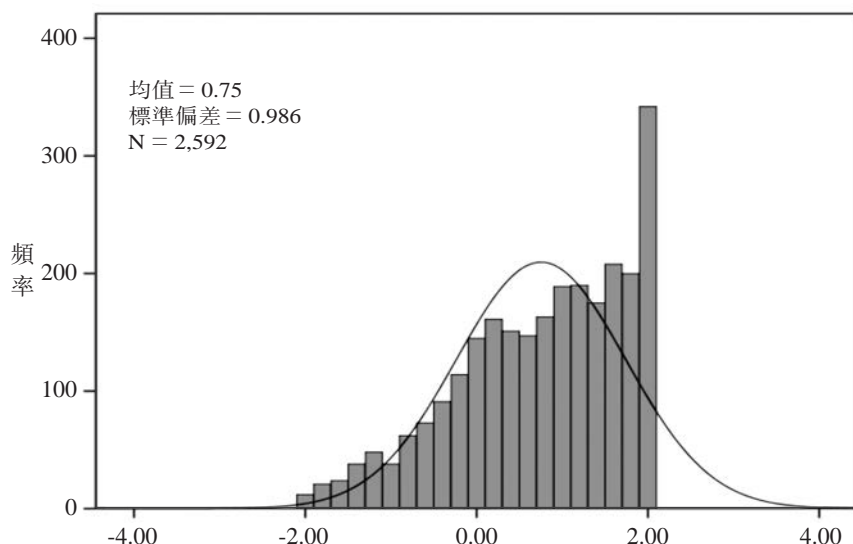
首先，我們對上述選取的五個問題的劃分指標進行了初步的考察，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通過因子分析可知，這五個指標可以提取一個公因子，即可以構成一個單一指標來測量政治立場。在本研究中，我們通過如下方法對網民做了左、中、右立場的劃分：一、對問題(1)、(3)全部選擇「同意」或「非常同意」，並且在問題(2)、(4)、(5)全部選擇「反對」或「非常反對」者被劃為「右派」；二、對問題(2)、(4)、(5)全部選擇「同意」或「非常同意」，並且在問題(1)、(3)中全部選擇「反對」或「非常反對」者被劃為「左派」；三、其他被劃為「中間派」。也就是說，只有在所有五個測量指標中均傾向於「左」或者「右」的人，我們才將其歸為「左派」或「右派」，低於此標準的人群均被劃為「中間派」。對於選擇「不知道」選項者，在數據分析時都併入「中間派」。應該說，這一左、右的劃分標準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嚴格的，也是比較客觀的。

表3 左、右派指標問題的回答者比例(百分比)

指標問題	非常同意	同意	中立	反對	非常反對
(1) 人權高於主權？	39.8	21.9	23.8	9.3	5.3
(2) 世界上並不存在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的「普世價值」？	9.6	11.7	15.9	22.6	40.2
(3) 土地產權應該歸個人而不是國家？	35.1	26.1	25.1	8.9	4.8
(4) 關係到國家安全和其他重要國計民生的領域，必須全部由國有企業掌控？	8.9	14.4	20.6	27.4	28.7
(5) 毛澤東犯的錯誤相對於他的功績來說是微不足道的？	5.6	7.8	19.1	24.2	43.2

註：樣本數為2,592

圖2 網民的左、右立場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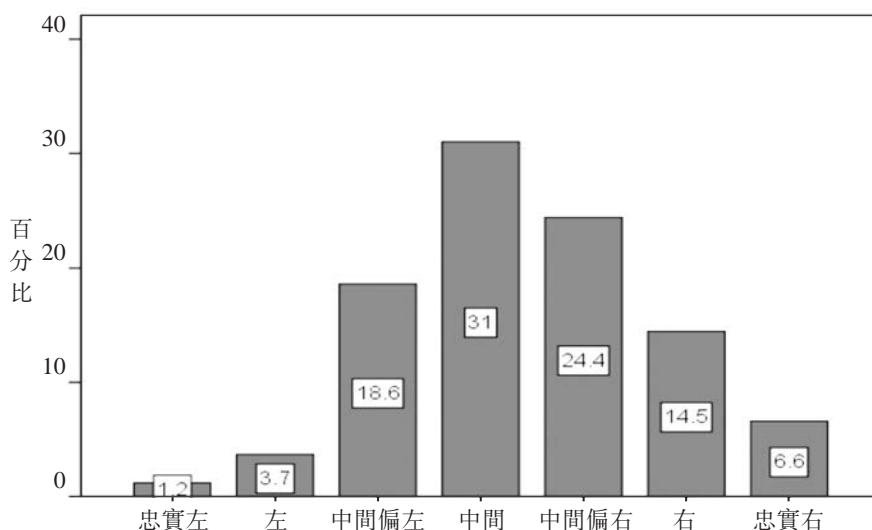


註：樣本數為2,592。負值為左，正值為右。值愈小表示政治傾向愈左，值愈大表示政治傾向愈右。具體計算方法為：問題(1)、(3)答案中：「非常同意」= 2；「同意」= 1；「中立」= 0(含「不知道」)；「反對」= -1；「非常反對」= -2。問題(2)、(4)、(5)答案中：「非常同意」= -2；「同意」= -1；「中立」= 0(含「不知道」)；「反對」= 1；「非常反對」= 2。左派：五項平均值分布於-2到-1之間(含-1)；右派：五項平均值分布於1到2之間(含1)；中間派：平均值大於-1，小於1。

按照上述的劃分標準，最終的分析結果為：左派佔7%，中間派佔42.7%，右派佔50.3%，有效樣本共計2,592個。

如果說按照上述的方法將網民劃分為左、中、右派只是一個相對寬泛的標準，那麼另外兩個測量方法可以加強我們調查的可信度。首先，即從平均值0.75來看，網民的政治傾向明顯偏右(見圖2)。其次，我們的調查還設置了一項指標作為補充，詢問網民對左右派別的自我定位(見圖3)。調查結果也顯示，明確認為自己屬於右派(「忠實右」與「右」兩項之和為21.1%)的比例要遠

圖3 網民自我定位



註：樣本數為2,592；「中間」立場含「不知道」。

大於認為自己屬於左派（「忠實左」與「左」兩項之和為4.9%）。兩種測量方法所得到的同一個結論是：網民中的右派遠多於左派（儘管比例有所差別）。

張明澍的研究認為，當今中國社會的左派佔38.1%，中間派佔51.5%，右派佔8%^②，而我們對網民的調查結果與其截然相反。造成這一差異的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有兩個：一是樣本不同。根據報導，張的調查對象為「普通中國人」，而我們的調查對象則是關心社會時事的網民群體，這兩個樣本群體的左、右立場存在較大的差別是完全有可能的；二是測量指標不同。如前文所述，張的左、右派測量指標與我們的指標存在較大差別，因而測量結果不同也就不足為怪了。

那麼，按照我們所設定的指標得到的分析結果與網民的自我定位是否相吻合呢？對於這一問題，我們認為，網民自我定位與「話題測量」的結果之間存在不一致是一種正常現象，因為不少網民可能並不十分明確「左」和「右」的含義，也可能對「左」和「右」存在誤解，更可能對我們所設定的指標以劃分「左」和「右」的立場存在很不一致的看法。有研究顯示，即使在美國民眾中間，這種不相吻合的情況也同樣存在，而採用話題測量方法能夠更準確地預測美國人的實際投票傾向^③。當然，網民的自我定位與我們的話題測量方法所得出的結果如果完全不相關，那麼這種話題測量方法也就值得懷疑。為此，我們對兩種方法所劃分的派別做了相關性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兩者之間的皮爾森相關係數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為0.588 ($P < 0.001$)，存在中等程度的相關性。這表明，網民的自我定位與我們所考察的實際政治立場雖有差異，但也大體吻合。

(二) 左、右派網民的若干特徵

黎安友和史天健的研究認為，1980年代中國的自由派主張政府取消特權，消除經濟不平等，因而希望深化政治經濟改革；保守派則擔心改革減少個人福利，因此反對改革^④。本研究發現中國人的進步觀和保守觀與西方存在很大差別，但影響其意識形態的動力機制卻比較相似，收入、職業、年齡等因素都對意識形態立場產生了重要影響。

對於普通的中國人和網民而言，不同的政治立場可能與其社會地位存在某種聯繫。一般認為，處於社會底層的民眾可能會傾向於左派，而右派則相對更為「白領化」和「中產化」；或者說，左派在社會經濟地位上要低於右派^⑤。那麼事實如何呢？我們採用了統計分析中的交叉分析 (cross-tab analysis) 方法，以便可以直觀地顯示網民的人口學特徵及其與政治立場之間的關係。

從網民的收入水平來看（見表4），網民收入水平愈高，持右派立場的比例愈大，中間立場者和左派立場者比例則愈小，但是後者並不明顯。高收入（50萬以上）的右派立場者達59.1%，中低收入（4萬以下）的右派立場者只佔到49.7%左右。同時，高收入者中左派的比例相對較低，只有5.3%，其他收入階層差別不大。因此，這一分析結果似乎表明：收入愈高，政治立場愈偏右；但收入愈低，並不意味着立場愈左。

表4 左右派別與收入

政治立場	家庭年收入				合計
	4萬以下	4-10萬	10-50萬	50萬以上	
左	7.5%	7.5%	6.5%	5.3%	7.0%
中	42.9%	45.6%	41.2%	35.6%	42.7%
右	49.7%	46.9%	52.4%	59.1%	50.3%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樣本數	604	838	1,018	132	2,592

註：表中百分比為統計軟件自動生成，有時會出現近似值加總後不等於但近似於100%的情況。後面表中也有類似情況，不再另行說明。

從性別來看（見表5），男性中持左派立場者為7.1%，女性為6.8%，男性中持右派立場者為55.6%，女性為34.0%，男性在左、右立場中的比例均高於女性，而女性持中間立場者佔到了59.3%，明顯高於男性的37.3%。總體來說，網民中男性相較於女性來說，左、右立場更為鮮明，而女性的立場則較為「中庸」^②。

表5 左右派別與性別

政治立場	性別		合計
	男	女	
左	7.1%	6.8%	7.0%
中	37.3%	59.3%	42.7%
右	55.6%	34.0%	50.3%
合計	100.0%	100.0%	100.0%
樣本數	1,956	636	2,592

我們把被調查者劃分為四個年齡組：25歲及以下的低齡青年組、26至35歲的大齡青年組、36至50歲的中年組、51歲及以上的中老年組。從這四個年齡組的立場分布來看（見表6），低齡青年組的持中間立場者比例最高，達到55.9%，大齡青年組次之，為42.8%，中年組為27.1%，中老年組最低，為20.7%。而年齡組別愈大，持右派立場者的比例愈高，從低齡青年組的37.8%到中老年組的71.9%；持中間立場者則愈少，從55.9%到20.7%；持左派立場者比例變化不大。概括來講，政治立場在年齡上的分布主要有兩大特徵：一是青年人更為中庸；二是老年人更為偏右。這種分布背後的邏輯值得進一步分析。

表6 左右派別與年齡

政治立場	年齡組				合計
	25歲及以下	26-35歲	36-50歲	51歲及以上	
左	6.3%	6.0%	9.5%	8.3%	7.0%
中	55.9%	42.8%	27.1%	20.7%	42.7%
右	37.8%	51.2%	63.4%	71.1%	50.3%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樣本數	875	1,010	582	121	2,588 [#]

註：#有的問卷可能有缺失項，造成不同表格中樣本數略有差異。

在中國，政治身份(或稱政治面貌)亦即是否為中共黨員，一直都被認為是影響個人政治態度和行為的重要變量之一。黨員會更忠於黨、更加支持政府或現行體制嗎？邏輯上講，似乎應該如此。但由於中共黨員的數量已經超過八千萬人，散布於社會各個角落，分屬於不同的社會群體，因此他們在政治態度上未必就存在某種共識和共性。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到(見表7)，在黨員和非黨員中，左派的比例差別不大，分別為7.9%與6.7%，黨員組中間立場者為49.3%，多於非黨員組的40.9%，黨員組的右派比例為42.8%，低於非黨員組的52.4%。據此我們認為，政治身份對網民的政治立場具有一定影響(特別是對右派和中間派)。但是，黨員組中的右派分布比例超過40%，而左派比例不足8%，這也是極為耐人尋味的。

表7 左右派別與黨員身份

政治立場	政治身份		合計
	非黨員	黨員	
左	6.7%	7.9%	7.0%
中	40.9%	49.3%	42.7%
右	52.4%	42.8%	50.3%
合計	100.0%	100.0%	100.0%
樣本數	2,024	568	2,592

一般來講，政治態度的形成和教育水平存在一定的關係，兩者的關係也是國內外相關研究經常分析的內容。黎安友和史天健有關中國民眾政治立場的研究結果也顯示，中國人的意識形態立場與教育水平的相關性十分顯著，教育水平是影響意識形態立場的最重要的變量^②。可是，我們的調查則顯示(見表8)，網民的教育程度和左、右政治立場之間並無明顯的相關性，除了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立場較為右傾外(但樣本數量較少，代表性較低)，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之間的差別並不明顯，基本是右派佔一半而左派很少。

表8 左右派別與教育程度

政治立場	教育程度				合計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專本科	碩博	
左	5.1%	5.6%	7.2%	7.1%	7.0%
中	29.1%	44.0%	43.1%	43.0%	42.7%
右	65.8%	50.4%	49.7%	49.9%	50.3%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樣本數	79	232	1,674	607	2,592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階級地位決定了社會意識。社會地位或者職業也被經常用來分析和預測人們的政治立場，兩者的關係也常常是國外同類研究分析的重要內容。我們的網民調查最值得關注的結果有三(見表9)：一、大學生是最為中庸的群體，佔57.4%，也是右傾立場最低的群體，佔37%；二、左派比例最高的群體是在政府任職的群體，佔10.5%，工人和農民群體也是相對偏

表9 左右派別與職業

政治立場	職業								合計
	工農	政府機構	企業	自營	大學生	事業單位	其他	無業	
左	10.2%	10.5%	7.4%	7.1%	5.6%	4.5%	5.0%	9.9%	7.0%
中	46.8%	39.5%	37.3%	30.2%	57.4%	39.5%	44.3%	45.1%	42.7%
右	42.9%	50.0%	55.3%	62.7%	37.0%	56.0%	50.7%	45.1%	50.3%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樣本數	205	210	785	255	551	375	140	71	2,592

左的群體，左派比例達到10.2%，左派比例最低的群體是事業單位群體，佔4.5%；三、自營（包括個體、自由職業者）群體是所有職業群體中右傾比例最高的，佔62.7%，同時也是中立立場最低的群體，佔30.2%。

第二、三項發現似乎不難理解，政府機構群體立場偏左，這與中國政府的總體立場偏左相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政府機構任職者中的左派分布比例也僅僅是一成強，可以說屬於少數。自營群體是所有群體中持右派立場者比例最高的，一般來講他們更親近市場機制，工作方式也更加自由，這似乎也與右派更強調自由市場和個人權利的理念相一致。

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學生的政治立場。自中國近現代以來，學生一直是社會運動的先驅者和領導者，被認為是國家社會進步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其思想相對於其他社會群體而言也更為激進，往往更偏向於左右兩極中的某一極。然而，我們的調查似乎顛覆了人們對大學生的一般印象。大學生的政治立場在所有群體中為最中庸，他們中的大部分屬於不左不右。如果說觀念是行為的先導，那麼當今中國存在較多立場中庸的大學生，是否意味着現在及未來走向自由民主憲政的社會政治變革中，他們不會成為發起者和主要的參與者呢？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五 結論

隨着現代化的不斷推進，中國人的思想和觀念出現了巨大變化，「多元化」或許是概括這一變化的最為貼切的詞語。在一個較為開放且現代化的政治體系中，意識形態立場的多元化似乎也不可避免。而新媒體的興起，似乎成為了政治立場多元化的催化劑，它使得以往限於精英範圍的左右政治理念論爭迅速地擴散到大眾中間。

網民，這一前所未有的社會群體，不再是單純的意識形態的被動接收者，而成為各種政治理念和公共輿論的製造者和傳播者。不僅如此，不管是主動地還是被動地、理性地還是非理性地、制度化地還是非制度化地，中國網民已經愈來愈頻繁地捲入到當今中國的政治社會事務中，成為一支影響中國政治生態的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他們的政治態度和立場以及對社會政治問題的判斷和評價也並非簡單地對精英觀點的盲從和重複，因而不可能通過

分析精英的觀點來了解。因此，我們就網民的社會意識、政治態度和意識形態立場展開的調查和分析應該說才剛剛開始，屬於以描述為主的探索性研究，但是本文填補了國內外對當今中國網民政治立場研究的空白，若干研究發現值得作進一步思考和分析。

根據我們的研究，中國網民（更確切地說是「政治上活躍的中國網民」）的意識形態立場可以概括為中間偏右，持左派立場的網民比例較少，而且右派的比例明顯高於左派。研究還顯示，中國網民的左、右立場與社會階層地位之間的關係基本是愈是上層愈右傾，愈是下層愈中庸，但不存在愈是下層愈左傾的趨勢。在性別、年齡方面，男性左、右立場相較於女性而言更加鮮明；年齡愈大，立場愈偏向右派，年齡愈小，立場愈中庸。教育程度和網民左、右立場之間的相關性並不太明顯，也就是說教育程度對於政治立場的影響不大。左、右立場在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社會階層等方面為何會呈現這樣的分布態勢，需要後續研究來回答。

本研究的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發現是，在各類職業群體中，大學生群體的政治立場最為中庸。如果說政治立場中庸意味着網民對現實的政治生態更加滿意、力圖改變社會政治現狀的意願也更薄弱，那麼我們的研究結果是否意味着今後中國社會發展的主力將不再是大學生？缺少了思想鋒芒的大學生依然會像歷次政治運動中那樣成為中國政治發展的發起者和主導力量嗎？這一變化對中國的政治發展（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到底意味着甚麼？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僅對網民的意識形態立場做了初步的描述性分析。這些研究初步揭示了中國網民的一些社會人口學的基本特徵及其與政治立場的關係，但是更多的問題有待後續研究來回答。今後，我們計劃對研究中發現的若干現象作進一步的分析和解釋，還將就網民的政治立場與其政治態度（比如民主意識、政治信任、社會話題等）、生活態度（比如生活滿意度、幸福感等）等方面的關係進行分析。當然，必須承認，本研究所依據的樣本數量、樣本抽樣、問卷設計、劃分標準設定等方面仍存在不少局限和值得商榷之處，但是，作為一項中國網民政治立場的探索性研究，相信本研究對了解網民立場、深化國內大眾政治意識形態研究仍具重要意義。

註釋

① 引自 John T. Jost, Christopher M. Federico, and Jaime L. Napier, "Political Ideology: Its Structure, Functions, and Elective Affiniti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60 (January 2009): 309。

② 博比奧(Norberto Bobbio)著，陳高華譯：《左與右：政治區分的意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頁66。

③ 近年來比較著名的例子有：孔慶東的「三罵」、烏有之鄉網站的「西奴吊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韓德強掌摑遊行老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吳法天與成都女記者「約架」、李承鵬簽名售書遭掌摑、「薄熙來、王立軍事件」中的左右對立、韓寒「造假門」的左右對立，等等。

④ 馬立誠：《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⑤ 高超群：〈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1年8月號，頁4-14。

⑥ 冼岩：〈當下中國意識形態的三個層面〉，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data/21685.html。

⑦⑩ John T. Jost, Christopher M. Federico, and Jaime L. Napier, "Political Ideology", 314; 311.

⑧ 參見朱學勤：〈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data/201.html；徐友漁：〈當代中國社會思想：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6期，頁101-15；徐友漁：〈我親歷的「自由主義—新左派」之爭——回顧、感想與心路歷程〉，《天涯》，2012年第5期，頁45-49；謝岳：〈「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政治學之爭〉，《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頁19-24；高超群：〈當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版圖〉，頁4-14。

⑨ 方可成、龔方舟：〈中國的左派與右派〉，政見網，「讀圖識政治」，<http://cnpolitics.org/2012/02/left-right/>。

⑪ 秦暉：《共同的底線》（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頁3-12。

⑫ 有關美國人意識形態立場的眾多研究都顯示，精英和大眾之間在意識形態影響方面，並非單向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兩者更多的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參見扎勒（John R. Zaller）著，陳心想、方建鋒、徐法寅譯：《公共輿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⑬ 參見Tom W. Smith, "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orld War II",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4, no. 4 (1990): 479-507; Alan I. Abramowitz and Kyle L. Saunders,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in the U.S. Electorat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0, no. 3 (1998): 634-52; Christopher Claassen, Patrick Tucker, and Steven S. Smith, "Ideological Labels in America: Self-Identification of Ideological Positions on Issues and the Operational-Symbolic Ideology Problem",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 (Orlando, Florida, 3-5 January 2013)。

⑭ 例如，參見Paul Brace et al., "Does State Political Ideology Change over Tim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7, no. 4 (2004): 529-40。

⑮⑯⑰ Andrew J. Nathan and Tianjin Shi, "Left and Ri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sues and Alignments in Deng Xiaoping's China", *World Politics* 48, no. 4 (1996): 522-50; 523; 548.

⑱⑲ 張明澍：《中國人想要甚麼樣民主：中國「政治人」201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28-38。

⑳ 政治觀念坐標：威權主義為左，自由主義為右；社會文化觀念坐標：保守與復古派為左，自由與激進派為右；經濟觀念坐標：集體主義與福利主義為左，新自由主義為右。參見「中國政治坐標系測試」，<http://zuobiao.me/>。

㉑㉒ 樂媛、楊伯淑：〈中國網民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派別〉，《二十一世紀》，2009年4月號，頁23-28；30；30。

㉓ 這裏感謝顧昕教授、朱旭峰教授等就測量指標與筆者進行的討論和意見。

㉔ Susan L. Shirk, "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 in *Changing Media, Changing China*, ed. Susan L. Shi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7.

㉕ Shawn Treier and Sunshine Hillygus, "Th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Political Ide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 (2005).

㉖ 「中庸」一詞在本文中會經常被使用來形容在左、中、右立場中接近中間立場的態度。「中庸」的立場在某種意義上與「保守」接近，但本文之所以不使用「保守」一詞，一是因為「保守」一詞在討論左、右問題的語境中常常被用來形容左派，特別是「毛左派」（擁護毛澤東和傳統社會主義）的立場；二是相比「保守」而言，「中庸」一詞更加貼切地表述了中間立場這一態度。